

**他自称为“衰年变法”的这十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完成了艺术生命中的一次蜕变,瓜果蔬菜、鱼虾虫鸟皆入画**

# 走进齐白石旧居

□郁俊

或许是因为要探访齐白石先生的旧居,走进京城雨儿胡同的时候,总觉得雨儿胡同安静得像一幅悠长的水墨画,两边的建筑一律青砖灰瓦,犹如两抹延展的墨痕,纵深的巷子算是一段别致的留白,供路人穿越时光……

“齐白石旧居到了!”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让我从想象的画卷中回过神来,抬眼发现已到旧居门前。门上匾额上是行书“齐白石旧居纪念馆”,下面一行是英文。这匾额既传统又现代,似乎寓示着这位蜚声海内外的画坛巨擘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旧居原本是一座建于清代中期的四合院建筑,1955年由文化部拨款购买,提供给齐白石居住。齐白石去世后,这里曾作为北京画院画家的创作场所。2011年,北京画院对这座建筑进行修缮,复原了白石老人晚年的生活和创作环境后正式对外开放。

在正门处,看到不时有游人出入,三三两两的游人,看上去,好像不是在参观一处景点,而是来拜访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刚一进,就看到“主人”正在院内迎客——庭院中央立有一尊白石老人的铜像,一袭长袍,美髯微扬,仿佛煦风拂面。老人右手拄着拐杖,慈蔼的眼神里流露出期待和喜悦,身子稍稍往前倾,正欲移步迎客入内。这尊雕像由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创作,其写意风格,让人觉得白石老人就在家中,就在眼前。

这座四合院坐北朝南,东、南、西、北四方各有三间屋,均为硬山顶合瓦过堂脊屋面,前出廊,房屋之间由转角廊相连。西屋和南屋主要展示齐白石的画作和相关图书资料。东屋现改建为齐白石生平展览,让人了解这位艺术大师的传奇人生。从乡间木匠到画坛巨匠,可以说,齐白石的一生就是常思进取、勤勉不懈的一生。1919年,已近花甲的齐白

石正式定居北京,在接受画家陈师曾的建议之后,决定通过变法自创风格。十年间,他苦心钻研,大胆探索,令画格焕然一新,并自创“红花墨叶”一派,使其作品达到了“一花一叶扫凡庸,墨海灵光五色开”的大化之境。在齐白石近百百年的人生历程中,他自称为“衰年变法”的这十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完成了艺术生命中的一大蜕变,瓜果蔬菜、鱼虾虫鸟皆入画,使得传统文人画发生了现代变革,达到雅俗共赏的美学高度。

在东屋展室内,有两张珍贵的奖状静静地躺在展柜中,一张是1953年1月7日文化部在齐白石93岁寿诞之日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奖状,上书:“齐白石先生是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在中国美术创造上有卓越的贡献。兹值先生九三寿辰,特授予荣誉奖状。”另一张是1956年4月27日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齐白石的“国际和平奖”的奖状,

“艳不妖妖”之色,其神有韵味薄醉之态,正是美在“似与不似之间”。

面对北屋正厅,右侧是卧室,陈设简单朴素,房间家具均按白石老人当时的生活习惯摆放。左侧为画室,最显眼的就是齐白石当年用过的那张画案,画案上画笔、颜料等物一应俱全。立于画案前,再看看窗外庭院里的铜像背影,就感觉“老人家”只是刚走出画室一会儿,在院内站着,想必是在作画的凝神思考。

在这间画室,我想多待一会儿。直到我看见一位馆内工作人员提着水桶,拿着拖把进屋打扫卫生的时候,才意识到时间不早了。这位工作人员用清洗过的拖把认真地在地板上擦洗,可能是地砖颜色较暗,拖把擦完后留下的水印,让地转变得又黑又湿,此时整个地面看上去就像一方大砚台,里面盛满了刚刚磨好的“墨汁”,只有主人转身回屋,提笔蘸墨……

## 父亲写春联

□赵京红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家住在乡下。每临春节,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都会踩着时令节拍,在小年之前回家与我们团聚。

父亲虽是理科生,业余时间却喜欢阅读写作,挥毫泼墨,多次在单位举办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到了小年,街坊邻居赶集似的,拿着红纸找父亲写“对子”。

有的大人忙着备年货腾不开手,也打发孩子拿着红纸找父亲。母亲对父亲写春联支持,她将过年事务全部承担起来。有时,父亲还没吃完早饭,就有乡亲过来。父亲第一时间放下碗,来到桌前,根据门窗大小、数量多少,魔术师般将大红纸折成大小不一的长方形、正方形,然后用一把带柄的小刀,将折好的红纸裁成相应的尺寸,动作娴熟规范,纸张一点也不浪费,让人称奇。

人多时,本就不大的屋子里显得十分拥挤,来得晚的,就聚在院子里,三五成群,聊天等候。那时候,好多人分不出上、下联,也不讲究对联内容,只要带上“福禄寿喜财”等字眼,图个喜庆就行了。

父亲对此有自己的规矩,他常说一副好春联,能给全家人带来平安与欢乐。他把写春联当成一件神圣的事情,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耐心。

父亲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整理出厚厚一本“对联集”,有的从报纸上摘抄;有的从收音机里听来;有的是自己即兴编创……不

同的家庭,对联的内容各不相同,有宣传国家方针政策的,有祝福家庭和睦兴旺的,也有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祝愿老人体健长寿、希望孩子学业有成的……那朗朗上口、意蕴深长的对联,至今想来仍觉甜蜜温馨。

父亲常年在异地,对乡情却了如指掌。写春联时,他会给每个家庭“量身定制”,家里有几口人,多少间房,谁家儿子今年参军,谁家女儿明年考大学,他都“明察秋毫”。乡亲拿的红纸不够时,他会吩咐我从家里拿红纸,确保乡亲满意而归。兴致好时,父亲会利用短暂休息时间,挺直腰身,转动一下脖子,抑扬顿挫地诵读对联,讲述其含义。大家听后齐声称赞,父亲颇有种自豪感,仿佛凯旋的将军,露出得意的神情。

我常站在父亲旁边,目不转睛地看他写春联,帮他按纸,并把写好的春联移到地上晾晒。总感觉那时的红纸很纯粹,摸几下,指头便红红的,父亲蘸满墨汁的毛笔在红纸上龙飞凤舞,方寸之间既富神韵又饱含喜悦。

满院的春联红红火火,映红了乡亲们的笑脸,温暖了每个人的心。淡淡墨香弥漫了整个小院。

除夕那天,放眼望去,家家门前贴的对联,如同冬日里一团团火焰在跳动,看着父亲写的春联,满满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善良利他的种子也埋在我的心底,悄悄生根发芽……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脑子里跳出来:自己可能会在这里被冻死。怎么办?**

## 那年初二

□尹广

这是1980年大年初二晚上发生的事。

正进入梦乡的我,被连队营区值班员推醒:“喂,起床接岗啦!”我努力揉了揉惺忪的眼,从炕上下到地上,迅速穿好棉衣棉裤,系好武装带。跨出寝室,在过道里,顿时感到寒气袭人。

鹅毛雪花无声无息地落在身上,飘在脸上,就像被小针轻轻扎了一样隐隐作痛。我要去的哨位,是团的一座弹药仓库,距离我所在的团直指挥连二三十公里。以往十几分钟就能走到,可今晚遇到大雪,道路被覆盖,走出连队就被一米左右高的积雪挡住了。我用戴着羊皮手套的双手扒面前的积雪,扒着扒着,身体往前倾斜,干脆向前爬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到了岗位附近,传来一声:“口令?”我知道是一班哨兵发出的,马上有点哆嗦地回答:“天山。”

对上了口令,已成雪人的哨兵笨拙地将肩上的79式冲锋枪递给我,还从皮手套里伸出手来,把5发子弹也递到我手上。

我目送他离开,他踩雪的“吱吱”声渐渐消失在夜幕里……

雪像断了线的从天空中抖落下来。我站在哨亭里,借着微弱的月光,看着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慢慢叠加。静下来,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寒意从脚底泛起来,就是穿着厚厚的翻皮羊毛大皮鞋,也跟光着脚踩在冰上一样。两眼被严寒刺得泪流不止,泪水在铁一样的冷空气中蒸腾。我想起王愿坚的小说《七根火柴》和安德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下意识地从皮手套里抽出手,想在身上找火柴,可手指头都冻得伸不直了,还是没有找到一根火柴,只在裤子口袋里触摸到一块硬东西。拿到眼前一看,原来是一个窝窝头——连里晚饭的主食是捞面条和窝窝头,大伙都抱着捞面条,有经验的会先捞上半碗,三五除二吃完后,再去捞上满满的一大碗。而我却不慢吃下一小碗面,想再对面盆捞面时,已经全是面汤了,只好在蒸笼里拿起两个窝窝头。咬着牙齿下第一个窝窝头后,就萌生了把第二个扔掉的念头,但我敢公然把它扔在地上,就先悄悄放进裤子口袋里,想出食堂后再找机会扔到连队的猪圈里。可晚饭后,连队通知到文化室学唱歌,唱歌后,我就把这事忘记了。此时,在大雪飘飘的严寒里,这个曾令我讨厌的粗粮,却让我

另眼相看。肚子已咕咕叫,窝窝头一下子打开了我味蕾。我用力啃着硬邦邦的窝窝头,啃得牙床都嘎嘎疼,不过,窝窝头进了嘴里一会儿就融化了,变成甜美无比的夜宵。

雪还在下,岗亭前的雪已有一米高了。我们是两小时一班岗,估计该到接班的时间了,但未听见有接岗人来的踩雪声。那时的我,包括相当多的战士都没钱买手表,生活中也不需要什么手表。一日作息听大喇叭放军号,夜间靠内部值班和口令来掌握。没人来接岗,我就不能擅自离开岗位,这是铁的纪律。刚才那个窝窝头所产生的热量已消退了。山沟里的那个冷,冷得人一动都不敢动。我的嘴开始不自主地哆嗦,腿却没有什么知觉。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脑子里跳出来:自己可能会在这里被冻死。怎么办?求生的本能让我想起姥姥常骂我们的一句话:“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还想起排长魏建民讲过,野外防敌的最好办法,就是尽量使自己的身体动起来。我看看周围的情况,除了无声的雪花,一片寂静。于是我放下枪,扒开岗哨前的积雪,在附近找到一把铁铲,首先将岗哨周围的积雪一铲平。干了一会儿,觉得穿着厚重的皮大衣是个累赘,干脆脱掉皮大衣,干起活来轻松多了。突然,远处传来“咯吱”的踩雪声,我以为是接岗的人,心想终于等到了,我喊了一句:“谁?口令?”谁知没有回答,又重复了问了二遍,仍是没有回答,但踩雪声却愈来愈近。我一阵紧张,赶紧返回岗亭端起枪,边拉动枪栓边喝道:“干什么的?再不吭声,我就开枪了。”仍是没有回答,借着微弱的光亮,一团黑影暂停了一会,又踩着“咯吱”声慢慢靠近。我端着枪往前看,原来是附近牧民的一头奶牛出来溜达,可能是饿了,在雪地里找野草吃。我放回枪,继续铲雪。铲着铲着,可能是消耗了体力,口里感到干渴。于是,顺手从雪地里抓起一把雪,直接塞进嘴里,顿感清凉解渴,天然的冰激凌爽得我龇牙咧嘴。

不知过了多久,又传来“咯吱”的踩雪声,我停止了铲雪,本能地从岗亭里拿起枪,循声回去:“谁?口令?”“牧场。”传来熟悉的回复声……

第二天,回到营房休息的我一觉醒来,雪已停了,天空放晴,阳光照在皑皑的白雪上,折射出耀眼的光。



幸福家园(国画)

□罗胜利

**读书读累了,我便打开唱片机,放入一张老唱片:“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 我的书房

□牛涛

艳阳的光影折射进来,照在我摊开的一本小说上。一杯温热的普洱茶缓缓冒着热气,仿佛让时光流得更慢。

这是我的书房,一张书桌,两个书柜,墙上挂着一个大电视。书房连着一个小阳台,阳台外面可以看到大院里的一泓小湖。阳光明媚的时候,一湖金光闪烁,宛如一块镶嵌翡翠。有时候,我会坐在阳台上,看窗外的风景,从日暮到月夜,把心事说给星辰听。

我的两个书柜里,摆满了小说和诗集,有些已经读了很多遍。那些书就这样默默地陪伴我,温暖着我的精神世界。每当周末午后,我都会选一本新小说,泡上一壶茶,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

夜晚,我会选一张唱片,静静聆听。唱片机旁有一个架子,放满了唱片。我酷爱收藏唱片,每到一个月地方,都要去那里的唱片店淘宝。只可惜,现在是个用手机听歌的年代,唱片店越来越少了。可我还是固执地爱听唱片,尤其是怀旧唱片,一首首歌曲,陪伴我度过春夏秋冬。

我最近养了一只小猫,它特别爱趴在我的书桌上睡觉,或者趴在阳台上和我一起晒太阳。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小米。

小米闹腾,只要我说:“小米,别闹,我要写作了。”它便乖乖地趴在书桌上,一声不吭地盯着我的稿纸,好像它能看懂一样。

我爱坐在我的书桌上,冥想我的人生,想想走过的路,想想未来的路,让自己的心,一点一点净化,等睁开眼睛的时候,一切仿佛清爽了许多。

书房墙上挂满了我从小到大的照片,有时候,我会盯着照片墙发呆,那么漫长的岁月,怎么说过去就过去了呢?转眼,我已经到了而立之年。

书架上,插着一束满天星。说来奇怪,那可是我去年春节买的年花,没想到现在都没枯败。有一次,一个同学来我家,问我说:“你新买的花啊?”我苦笑:“以前可能叫花,现在成标本了。”

我爱我的书房,我爱这里的一切,那是我一个人的小天地。

某个月光皎洁的夜里,读书读累了,我便打开唱片机,放入一张老唱片:“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小米扑到我怀里,我抱着小米,坐到阳台上月光,看着远处一湖碧波,看着万家灯火。

那一刻,安静,温暖。

**过去认为重要的事,其实未必那么重要,从前觉得不太重要的事,日后看来却十分重要**

## 章武的台港文学缘

□杨际岚

1月9日,作家章武去世。章武,本名陈章武,曾任福建省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福建省作协主席,还曾担任《福建文学》副主编,参与创办《台湾文学选刊》并兼任副主编。其中,与《台湾文学选刊》的关系尤深。

当年,春风吹拂,大潮涌动,“一国两制”构想引起巨大反响。项南主政福建,提出建设对台工作基地,多次强调“闽台一家亲”。1984年春,《福建文学》领导班子调整,章武任副主编,我负责具体工作。顺时应势,1982年初《福建文学》增辟《台湾文学之窗》,每月刊发台湾作品。当时,我从评论组调至小说散文组,和章武一同兼任该专栏责编,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两年多后,酝酿创办《台湾文学选刊》。章武受托起草申请报告,迅即获批,并转述建议项南撰写发刊词的请求。不久,项南所撰《窗口和纽带》传来,成为代发刊词,经新华社发通稿,海内外30多家媒体纷纷转载、引用。创刊时,作为《福建文学》增刊,季仲兼任主编,蔡海滨、陈章武兼任副主编。新设《台湾文学选刊》编辑组,我任副组长,一年多后改称编辑室,我又任主任。

《台湾文学选刊》创办伊始,头两期,自办发行,《福建文学》紧急动员,全体人员一起打包、打包、运送火车站。章武自嘲道:“一向笨手笨脚的我,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学会了如何用‘九宫格’的方式来捆扎书刊,为日后的几次搬家打下基础。”第二年,刊物改由邮局发行。刚办刊,好些年头,每当从台港澳以及海外出版物上选取可用稿件,都需要请人抄写,由繁体字改换为简体字。章武曾让母亲抄写,老人当过小学校长,自幼承家教,“写

起字来,一笔不苟,且端庄娟秀,深得杨际岚他们的好评。”

章武十分珍惜这份编辑情缘。他专门制作了《台湾文学选刊》记事本,剪辑了项南的代发刊词,创刊征订广告,创刊号目录,一些媒体相关报道,等等。当年深秋时节,他和我一同前往京城,拜访了文学界、新闻界的一些名家,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再复,《人民日报》文艺部徐刚,《光明日报》文艺部张胜友,《人民文学》杂志社刘心武等人。《台湾文学选刊》的创办,深获诸君赞赏。我们还承乡亲、知名学者卓如引见,前往中央民族学院,专程看望了冰心老人。她笑迎老家来客,特地沏好茉莉花茶款待,故乡文化历史名人,故乡逸事趣闻,故乡民俗风情,娓娓道来,沉浸于对家乡的深沉眷念。笔者赶忙连上刚出版的《福建文学》和《台湾文学选刊》。章武对此曾有段追述:老人认真地翻了翻,高兴地说:“福建的刊物不少,《福建文学》《福建论坛》《花鸟世界》,我都写过文章。你们《福建文学》有很多好文章,办《台湾文学选刊》这样的刊物不错。台湾邀请我去,我说,等回归后我就去吧!”此行,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章武还写了散文《北京的色彩》,刊于《人民日报》,入选全国中学课本。

两个多月前,意外地接到章武的电话,“我是章武。”“我看到你写的文章了。”他说是《作家文摘》刊载的拙文《忆金庸、洛夫、余光中》。我告之,原为一组三篇,记述与三位名家的交往。他热情地予以肯定,勉励要尽量多写,这些事写起来很有意义……

章武退休之后,曾三番五次地告知,过去认为重要的事,其实未必那么重要,从前觉得不太重要的事,日后看来却十分重要。现在想起这些话,揣摩内心含义,似有所悟:为文,为人,对于文字工作者而言,始终是至关重要的!

### 新诗台

### 果园进入妈妈的房间

□黄东云

从小就接受无神论的教育但是今冬腊月的这个清晨当我披麻戴孝,提着竹篮水壶到家乡的三山国王神庙去买水我多么希望万物有灵啊

妈妈昨天病故,令人万念俱灰但转念一想又觉宽慰,在人间妈妈的亲人知交多数凋零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她的妈妈会爱抚她她的丈夫会拥抱她今夏去世的她的大儿子会接引保护她前天西去的她的小姑娘会与她一路结伴同行她们姑嫂从来就是最好的闺蜜

当妈妈到达另一个世界我想时令应该已经春天见到她的妈妈,她会变成个长发及腰的青葱少女见到她的大儿子,她会变成腮红满脸的新娘见到她的大儿子,她会变成温柔如水的少妇见到她的小姑娘,她会附在她耳边说悄悄话

家乡的亲人都安慰我说,果子成熟了风就会用干净的手轻轻摇落对我来说,果园真的进入了妈妈停灵的房间那么鲜红的杨梅,金黄的枇杷把房间都点亮了妈妈在果树下小憩,嘴角带着一丝微笑